



典藏

何其芳散文

一个平常的故事



何其芳散文

一个平常的故事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一个平常的故事:何其芳散文 / 何其芳著. —杭州:浙江文艺出版社, 2016.6

(名家散文典藏)

ISBN 978-7-5339-4543-5

I. ①一… II. ①何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数据核字(2016)第 115164 号

策划统筹 邹 亮
责任编辑 张 雯
封面设计 王 芳
责任校对 杨爱英
责任印制 朱毅平

一个平常的故事

——何其芳散文

何其芳 著

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邮编 310006

网址 www.zjwycbs.cn

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

印刷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 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

字数 242 千字

印张 10.875

插页 2

印数 1—6000

版次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5339-4543-5

定价 29.00 元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(如有印、装质量问题,请寄承印单位调换)

目 录

扇上的烟云

扇上的烟云 / 003

墓 / 007

秋海棠 / 013

雨前 / 016

黄昏 / 019

独语 / 021

梦后 / 024

岩 / 027

炉边夜话 / 031

伐木 / 035

画梦录 / 037

哀歌	/ 043
货郎	/ 047
魔术草	/ 050
楼	/ 053
弦	/ 058
静静的日午	/ 061

迟暮的花

蚁	/ 067
棕榈树	/ 072
迟暮的花	/ 087
欧阳露	/ 095
呜咽的扬子江	/ 105
街	/ 114
县城风光	/ 121
乡下	/ 129
我们的城堡	/ 138
私塾师	/ 147
老人	/ 154
树荫下的默想	/ 160

南行纪事

- 论本位文化 / 169
论救救孩子 / 172
傻女婿的故事 / 177
过年有感 / 179
坐人力车有感 / 182
论家族主义 / 185
南行纪事 / 188
川陕路上杂记 / 193
论快乐 / 198
饥饿 / 204
某县见闻 / 211
谈读书 / 217
谈苦闷 / 224
谈朋友 / 230
记冼星海同志 / 236
回忆周恩来同志 / 241

梦中道路

- 谈写诗 / 247
我和散文 / 260

梦中道路 / 269

写诗的经过 / 275

一个平常的故事 / 307

《散文选集》序 / 319

《刻意集》序 / 322

《燕泥集》后话 / 328

“自由太多”屋丛话 / 331

扇上的烟云

在万念灰灭时偏又远远地有所神往，仿佛天涯地角尚有一个牵系。古人云，“思君令人老，岁月忽已晚。”使我老的倒是这北方岁月，偶有所思，遂愈觉迟暮了。

扇上的烟云

设若少女妆台间没有镜子，
成天凝望悬在壁上的官扇，
扇上的楼阁如水中倒影，
染着剩粉残泪如烟云……

“你说我们的听觉视觉都有很可怜的限制吗？”

“是的。一夏天，我和一患色盲的人散步在农场上，顺手摘一朵红色的花给他，他说是蓝的。”

“那么你替他悲哀？”

“我倒是替我自己。”

“那么你相信着一些神秘的东西了。”

“我倒是喜欢想象着一些辽远的东西，一些不存在的人物和许多

在人类的地图上找不出名字的国土。我说不清有多少日夜,像故事里所说的一样,对着壁上的画出神遂走入画里去了。但我的墙壁是白色的。不过那金色的门,那不知是乐园还是地狱的门,确曾为我开启过而已。”

“那么你对于人生?”

“对于人生我动心的不过是它的表现。唉,自从我乘桴浮于海,一片风涛把我送到这荒岛上,我是很久很久没有和人攀谈了。今天我却有一点说话的兴致。”

“那么你就说吧。”

“我说,我说我这些日子来喜欢一半句古人之言。于我如浮云。我喜欢它是我一句文章的好注脚:不知何时起世上的事都使我厌倦。那时我刚倾听了一位丹麦王子的独语,一个真疯,一个佯狂,古以来如此冷落的宇宙都显得十分热闹,一滴之饮遂使我大有醉意,不禁出语惊人了。但我现在要称赞的是这个比喻的纯粹的表现,与它的含义无关。有时我真慨叹着取譬之难。以此长久不能忘记一位匈牙利作者,他的一篇文章里有了两个优美的比喻:在黄昏里,在酒店的窗子下,他说,许多劳苦人低垂着头像一些折了帆折了桅杆的船停泊在静寂的港口,后来他描写一位少女,就只轻轻一句,说她的眼睛亮着像金钥匙。”

“是说它们可以开启乐园或者地狱的门吗?”

“而我有一次低垂着头在车窗边,在黄昏里,随手翻完了一册忧郁的传记,于是我抬起头,望着天边的白烟,又思索着那写过一故事叫作《烟》的人的一生。暮色与暮年。我到哪儿去?旅途的尽头等着我的是什么?我在车厢内各种不同的乘客的脸上得着一个回答了:那

些刻满了厌倦与不幸的皱纹的脸，谁要静静地多望一会儿都将哭了起来或者发狂的。但是，在那边，有一幅美丽的少女的侧面剪影。暮色做了柔和的背景了。于是我自己说，假若没有美丽的少女，世界上是多么寂寞呵。因为从她们，我们有时可以窥见那未被诅咒之前的夏娃的面目。于是我望着天边的云彩，正如那个自言见过天使和精灵的十八世纪的神秘歌人所说，在刹那间捉住了永恒。”

“你那时到哪儿去？你这些话又胡为而来？我一点也不能追踪你思想的道路。”

“于是我很珍惜着我的梦。并且想把它们细细地描画出来。”

“是一些什么梦？”

“首先我想描画在一个圆窗上。每当清晨良夜，我常打那下面经过，虽没有窥见人影，却听见过白色的花一样的叹息从那里面飘坠下来。但正在我踌躇之间，那个窗子消隐了。我再寻不着了。后来大概是一支梦中彩笔，写出一行字给我看：分明一夜文君梦，只有青团扇子知。醒来不胜悲哀，仿佛真有过一段什么故事似的，我从此喜欢在荒凉的地方徘徊了。一夏天，当柔和的夜在街上移动时我走入了一座墓园。猛抬头，原来是一个明月夜，《齐谐》志怪之书里最常出现的境界。我坐在白石上，我的影子像一个黑色的猫。我忍不住伸手去摸它一摸，唉，我还以为是一个苦吟的女鬼遗下的一圈腰带呢，谁知拾起来乃是一把团扇。于是我带回去珍藏着，当我有工作的兴致时就取出来描画我的梦在那上面。”

“现在那扇子呢？”

“当我厌倦了我的乡土到这海上来遨游时，哪还记得把它带在我的身边呢？”

“那么一定遗留在你所从来的那个国土里了。”

“也不一定。”

“那么我将尽我一生之力，漂流到许多大陆上去找它。”

“只怕你找着时那扇上的影子早已十分朦胧了。”

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二日夜半

墓

初秋的薄暮。翠岩的横屏环拥出旷大的草地，有常绿的柏树做天幕，曲曲的清溪流泻着幽冷。以外是碎瓷上的图案似的田亩，阡陌高下地毗连着，黄金的稻穗起伏着丰实的波浪，微风传送出成熟的香味。黄昏如晚汐一样淹没了草虫的鸣声，野蜂的翅。快下山的夕阳如柔和的目光，如爱抚的手指从平畴伸过来，从林叶探进来，落在溪边一个小墓碑上，摩着那白色的碑石，仿佛读出上面镌着的朱字：柳氏小女铃铃之墓。

这儿睡着的是一个美丽的灵魂。

这儿睡着的是一个农家的女孩，和她十六载静静的光阴，从那茅檐下过逝的，从那有泥蜂做窠的木窗里过逝的，从俯嚼着地草的羊儿的角尖，和那濯过她的手，回应过她寂寞的捣衣声的池塘里过逝的。

她有黑的眼睛，黑的头发，和浅油黑的肤色。但她的脸颊，她的双手有时是微红的，在走了一段急路的时候，回忆起一个羞涩的梦的时候，或者三月的阳光满满地晒着她的时候。照过她的影子的溪水会告诉你。

她是一个有好心肠的姑娘，她会说极和气的話，常常小心地把自己放在谦卑的地位。亲过她的足的山草会告诉你，被她用死了的蜻蜓宴请过的小蚁会告诉你，她一切小小的侣伴都会告诉你。

是的，她有许多小小的侣伴，她长成一个高高的女郎了，不与它们生疏。

她对一朵刚开的花说：“给我讲一个故事，一个快乐的。”对照进她的小窗的星星说：“给我讲一个故事，一个悲哀的。”

当她清早起来到柳树旁的井里去提水，准备帮助她的母亲做晨餐，径间遇着她的侣伴都向她说：“晨安。”她也说：“晨安。”“告诉我们你昨夜做的梦。”她却笑着说：“不告诉你。”

当农事忙的时候，她会给她的父亲把饭送到田间去。

当蚕子初出卵的时候，她会采摘最嫩的桑叶放在篮儿里带回来，用布巾揩干那上面的露水，而且用刀切成细细的条儿去喂它们。四眠过后，她会用指头提起一个个肥大的蚕，在光线里透视，“它腹里完全亮了”，然后放到成束的菜子秆上去。

她会同母亲一块儿去把屋后的麻茎割下，放在水里浸着，然后用刀打出白色的麻来。她把麻分成极纤微的丝，然后用指头绩成细纱，一圈圈地放满竹筐。

她有一个小手纺车，还是她祖母留传下来的。她常常纺着棉，听那轮子唱着单调的歌，说着永远雷同的故事。她不厌烦，只在心里偷

笑着：“真是一个老婆子。”

她是快乐的。她是在寂寞的快乐里长大的。

她是期待什么的。她有一个秘密的希冀，那希冀于她自己也是秘密的。她有做梦似的眼睛，常常迷漠地望着高高的天空，或是辽远的，辽远的山以外。

十六岁的春天的风吹着她的衣衫，她的发，她想悄悄地流一会儿泪。银色的月光照着，她想伸出手臂去拥抱它，向它说：“我是太快乐，太快乐。”但又无理地流下泪。她有一点忧愁在眉尖，有一点伤感在心里。

她用手紧握着每一个新鲜的早晨，而又放开手叹一口气让每一个黄昏过去。

她小小的伙伴们都说她病了，只有它们稍稍关心她，知道她的。“你瞧，她常默默的。”“你说，什么能使她欢喜？”它们互相耳语着，担心她的健康，担心她郁郁的眸子。

菜圃里的红豆藤还是高高地缘上竹竿，南瓜还是肥硕地压在篱脚下，古老的桂树还是飘着金黄色的香气，这秋天完全如以前的秋天。

铃铃却瘦损了。

她期待的毕竟来了，那伟大的力，那黑暗的手遮到她眼前，冷的喘息透过她的心，那无声的灵语吩咐她睡下安息。

“不是你，我期待的不是你。”她心里知道，但不说出。

快下山的夕阳如温暖的红色的唇，刚才吻过那小墓碑上“铃铃”二字的，又落到溪边的柳树下，树下有白藓的石上，石上坐着的年青人雪麟的衣衫上。他有和铃铃一样郁郁的眼睛，迷漠地望着。在那眼

睛里展开了满山黄叶的秋天，展开了金风拂着的一泓秋水，展开了随着羊铃声转入深邃的牧女的梦。毕竟来了，铃铃期待的。

在花香与绿阴织成的春夜里，谁曾在梦里摘取过红熟的葡萄似的第一次蜜吻？谁曾梦过燕子化作年青的女郎来入梦，穿着燕翅色的衣衫？谁曾梦过一不相识的情侣来晤别，在她远嫁的前夕？

一个个春三月的梦呵，都如一片片你偶尔摘下的花瓣，夹在你手携的一册诗集里，你又偶尔在风雨之夕翻见，仍是盛开时的红艳，仍带着春天的香气。

雪麟从外面的世界带回来的就只一些梦，如一些饮空了的酒瓶，与他久别的乡土是应该给他一瓶未开封的新酿了。

雪麟见了铃铃的小墓碑，读了碑上的名字，如第一次相见就相悦的男女们，说了温柔的“再会”才分别。

以后他的影子就踟躅在这儿的每一个黄昏里。

他渐渐猜想着这女郎的身世，和她的性情，她的喜好，如我们初认识一个美丽的少女似的。他想到她是在寂寞的屋子里过着晨夕，她最爱着什么颜色的衣衫，而且当她微笑时脸间就现出酒涡，羞涩地低下头去。他想到她在窗外种着一片地的指甲花，花开时就摘取几朵来用那红汁染她的小指甲，而这仅仅由于她小孩似的欢喜。

铃铃的侣伴们更会告诉他，当他猜想错了或是遗漏了的时候。

“她会不会喜欢我？”他在溪边散步时偷问那多嘴的流水。

“喜欢你。”他听见轻声的回复。

“她似乎没有朋友？”他又偷问溪边的野菊。

“是的，除了我们。”

于是有一个黄昏里他就遇见了这女郎。